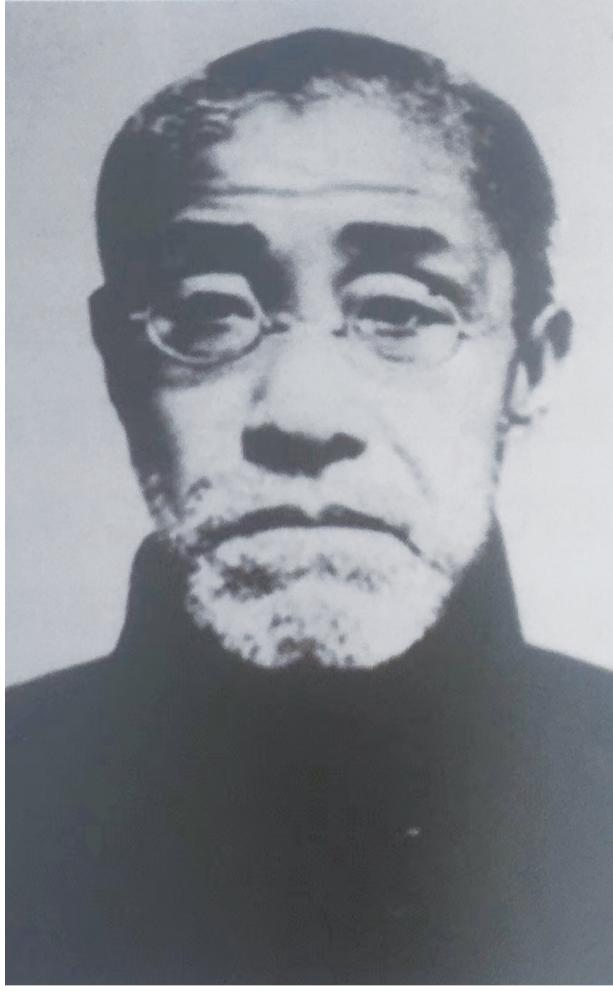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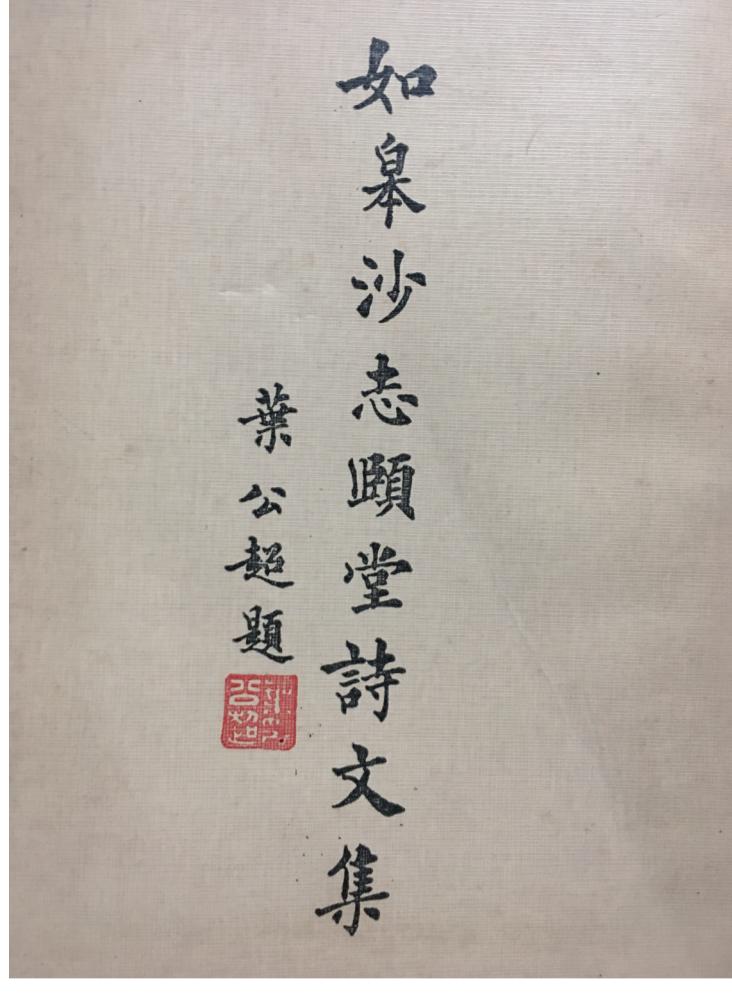


沙元炳的企业家精神

□丛越 彭伟



沙元炳



沙元炳《如皋沙志颐堂诗文集》书影

历史人物

南通人对张謇的创业史耳熟能详，而另一位民营企业家楷模——如皋沙元炳（1864—1927）的实业活动，也大有可圈可点之处。沙元炳字健庵，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人。他就学于南菁书院，才华横溢；他和张謇同科，考中进士，也弃仕从商，回乡创业。沙先生是如皋近代化进程中的领军人物。作为一名实业家，沙元炳给后人留下什么宝贵财富呢？

实践实干的创业精神

沙元炳倾力支持张謇，出资共办大生纱厂、大达内河轮船公司、广生油厂等企业。沙元炳还任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经理、广生油厂经理。他又在如皋创办皋明电灯公司、广丰腌腊制腿公司等企业。他的亲力亲为，有效推动家乡的近代化进程。不仅如皋人尽享其福，就连外国人也有感慨。20世纪20年代，陆续有外国人来如考察，他们惊叹如皋古邑居然拥有电厂。本世纪初，西方学者、历史学家谢克德君在英文专著《归属新途径》中记述了那段历史，并有评价这不仅是如皋乡绅（沙元炳为首）对南通乡绅的模仿，还是一种追赶和竞争。从一位翰林进士华丽转身为敢于实践的创业“达人”，沙元炳得益于自身的情怀和修养。

沙元炳生于清末，直面腐朽的政治。维新失败、甲午战败，接踵而来，促使他去探索救国之路。约在1894年，如皋秀才江伯观，欲要投笔从戎，便请沙氏为《戎马书生图》题字。沙元炳挥毫写下壮语：“为君作歌侑君乐，早晚声名动卫霍”，鼓励友人的同时，也在鞭策自己：征战商场，实业救国。

1898年，沙元炳才35岁，但已充满爱国情怀。初入商海的他，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。他很孤寂，充满忧愁，家中

观树，也有可叹。沙府有两棵桂花树，就像鲁迅《秋夜》中的两棵枣树。也是在秋夜，沙元炳雨中望树，写下《中秋雨中读作》，抒发心中忧愁：“七十予过半，关山秋正中。百年成独处，一雨都愁胸。人月自今昔，风花恰异同。庭前两桂树，相守坐宵终。”诸如此类的诗作，《志颐堂诗文集》里接二连三。诗中忧愁，多是思虑国家、家乡前途未卜的结果。

除去情怀，还有修养（志气与学养），也是沙元炳破釜沉舟的关键因素。他在《说鹤》中赞扬鹤有“千里之志，溯清风，凌傲气，翱翔自得于冥冥之中”。沙氏如鹤，志在千里，才能写下一首首佳句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沙元炳乡缘情重，又受乡贤胡瑗（胡安定）的影响，才能付诸行动。他欣然有言：“幸生大贤（胡瑗）之乡。”胡瑗有妙喻，变革如淘井：陶冶秽淳，以革易其故，使之鼎新。沙元炳明白胡氏变革创业的内涵。他在《胡安定先生<中庸>序》中还有批判：“士不务躬行而务著书。”所谓“躬行”就是“亲力亲为”。沙元炳有别于一般的实业家，因为他还是一位教育家。他的创业理念自然包含“躬行”：亲力亲为办好企业。沙元炳在《赠陈星南》中有叹：“乱世谈经不疗饥”；又在《辞省议长书》中论及：“天下之患，莫大于任事者仅居其名，而无所事之实”——无论从政者，还是创业者，都要务实。

合作合盈的团队精神

就像张謇，沙元炳从不是一个人在“战斗”。在他的身边，总有一群亲密“战友”——南通张謇、张謇兄弟，堂弟沙元炳，亲家陈端（即陈心铭，甘肃省财政厅原厅长），教育家张藩（树屏），留日医师黄季平，书画家许倩荃（沙元炳同乡、南菁书院校友）等，举不胜举。其实创业初期，沙元炳举步维艰。光绪三十二年，张謇致信许倩荃：

手告具审，委諱之意，与鄙见却不合。人必先有起点之处，而后能引长。乡里者，吾人之起点也。唯通如

差有相依相助可说。健庵一人，实觉得应付不了。全赖足下与二三同志协力维持，方克有济。若相率他去，健庵何以能支……

平素敬仰胡瑗的沙元炳，自然清楚“凡欲求进，必先定交”“推诚待物，同心合谋”的“团队精神”。他对于张謇所言“乡里者，吾人之起点也”，更是深有体会。他及时顺应时代潮流，创建“如皋商务分会”。据《如皋商务分会职员姓名录》《如皋商务分会试办章程》记述，他以如皋商务分会总理（会长）的身份，团结了董占鳌（董震隆铁航行行主）、汪云龙、道其南、孙国熙、潘桂龄、刘焕荣、祝寿慈、张藩、吴廷璋等如皋界商界骨干，制定合理的章程，确保如皋各处商人的利益，共进共退。如皋诸多行业的精英，都唯沙元炳马首是瞻。尽管他离世尚早，沙元炳、陈端、黄季平等人都扛起沙元炳的救国大旗，确保电灯公司、如皋师范、如皋中学、公立医院等，屹立不倒。

除去志同道合，沙元炳本人很善于交友，以诚待友，才能赢得同人的尊重支持。像《志颐堂诗文集》中就收录有他写给张藩、许倩荃等追随者的诗文。尤其是《祭张树屏中书文》，追忆沙、张友谊，情真意切，失去得力助手的痛苦，跃然纸上，令人不忍卒读。

爱国爱乡的奉献精神

作为一名实业家，沙元炳令人称赞的还有奉献精神。他爱国爱乡，不惜资金、精力，造福乡梓。不少如皋人都听说过，他筹集资金兴办如皋师范，捐献祖产创办公立医院的义举。沙元炳还和张謇等人一起出资救灾。还有他在兴修白蒲利民闸中扮演重要角色，维护通如白蒲交界处农民的切身利益。新近史料《本社代表因利民闸事与陈心铭、沙健庵两先生谈话纪录》，说明沙元炳还是一位开明乡绅。

手告具审，委諱之意，与鄙见却不合。人必先有起点之处，而后能引长。乡里者，吾人之起点也。唯通如

一位共产党员——如皋师范学子吴亚鲁创办的进步团体“平民社”。是年8月15日早上，平民社总务委员会（书记魏建功）的进步学子前往沙宅，商讨利民闸事宜。沙元炳当场表示：“此事关系皋邑商业，决不容丧利益也。”学子满意而归。公然在家接待进步学子，不为当局所喜。不过为民众谋福利，沙元炳不惧政治风险，可见他很开明。

开明的背后，奉献精神源自两层涵义。一是沙元炳素来像如皋先贤冒襄那样，关心民间疾苦，充满公心。胡瑗提倡“公而忘私”。沙元炳在《如皋商务分会碑记》中也有坦露：“人有余力，是谓让财”，创建商会要“祛其私而趋之公益”，造福大众。翻阅《志颐堂诗文集》，《饥驱行》《闻关东鼠疫甚，作诗哀之》《卖药翁》《卖菜翁》《卖花翁》《秋蝗来》诸作都是沙元炳关心世间疾苦的佐证。世间疾苦点燃了沙氏内心奉献的火种。二是家风的传承。参考《如皋沙氏世系略述》《沙氏族谱》，沙氏自明代从江南移皋后，沙元炳的先人中涌现出多位善人。沙绅襄“生平轻财重诺，慷慨好施”，还于雍正十年，倡修学宫。学使为此撰文表彰，乡人为他建庐“义重乡闾”。沙汉徽“恪勤周慎，老者益坚”。他于康熙年间训导徐州，后任杭州府同知，一心系公，监督军民交换漕粮，善待百姓。黎民感激，立碑纪恩。沙元炳撰有《如皋沙氏家集序》，熟悉家史，自当克绍箕裘，乐于奉献。

张謇的好友范伯子为沙氏祝寿，写有《寿沙健庵之尊人》，其点睛之笔是“道继胡先生，名过冒公子”。这位传承胡安定先生思想的沙元炳，又恪守家风家训，秉承家学国学，友善张謇等友，方能为如皋近代化进程作出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。沙元炳可谓集皋邑千年文化精华于一身的务实文人的代表。作为一名企业家，他那实践实干的创业精神、合作合盈的团队精神、爱国爱乡的奉献精神，将永远彪炳史册，供后世学习。



老建筑

远去的四杨坝

□瞿光唐

古老的运盐河（老通吕运河）静静地流淌，横贯于南通城与吕四之间，东西绵延80余公里。四杨坝正巧处于其中点位置，运盐河与青龙河交汇处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，我寄居在四杨坝姨妈家，几乎整个童年都在这里度过。

当年，我们几个小不点儿玩伴经常在四杨坝上溜达。运盐河上，船舶来来往往，纤夫三三两两，弯腰驼背，纤板斜挂胸前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艰难地行走在河塘纤路上。偶尔有载客汽油轮船航班经过，机器发出隆隆的轰鸣声。四杨坝头南侧，是一个相对宽阔的港湾。其东侧，建有三四栋高大的库房，红砖洋瓦，十分气派。

这里经常有运输货物的船舶停靠，从运盐河前去海门等地往返的船只，要想在这儿过往，就得由坝头搬运工会安排工人，通过人工把船拔过来拔过去，船上的货物都得卸下来。四杨坝河北周家园、唐家园的大叔伯们，经常在这里打工，土话“当杠棒”，挣点辛苦钱养家糊口。

某日，发小石方站在四杨坝上，冷不丁发问：你们可晓得，为啥不把大坝挖断，船舶直接通行，何必把货物卸下装上，过坝费神劳力？我年幼无知，答不上来。他爷爷当过私塾先生，有文化，平时向他灌输了不少，石方自然就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小神童、万事通。

“你们看，这坝头南北水位有高低吗？”我瞪大眼睛左顾右盼，感觉似乎运盐河水位高一些。石方来劲了：“听爷爷说，从这里向南到常乐镇，每隔一里地，就要低一只老牛呢！”

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就是通吕水脊现象。

通吕水脊区因通吕运河流经而得名。该区西起南通市天生港镇、通州区平潮镇附近，东到启东市吕四港、通吕运河两侧。它比其南侧的启海平原及其北侧的三余垦区高1米左右，形成一条脊带。它与南面的启海平原间则有比较显著的高度差。因此，通吕运河和启海平原的水道之间曾筑有堤坝、水闸，以控制水位。

清末，状元张謇与其兄张謇于光绪三十年（1906）来四桥渡与唐家渡之间勘察，开河筑坝，设大中通运公司，张謇任经理，设大咸官盐分栈，并驻缉私营1个分队，既维护治安，又缉捕私盐，故名私盐坝。而后因张謇在此栽杨树四棵，改名四杨坝。据《南通地方自治之成绩》载：“自唐闸工厂林立，吕四垦务盐业发展，四杨坝适介通吕之中，加之纱厂、油厂分庄收货于海门，尤为往来必经之路，故设立公司，谋交通之便利，其资本银2万元，购地160亩，开河5里，建坝1道，桥6座，栈屋68间，七星绞关2具，驳船16只。”自此，海启的棉花杂粮油料运往南通。里下河的大米运往海启，都经四杨坝过坝转运。以后开设米行、花行，大达内河轮埠及10余家商店、茶馆、浴室，每日船只过坝，市面颇兴盛。

民国九年（1920）由大生三厂出资，对大生三厂水路运输通道——青龙河进行疏浚，疏浚全长38华里，北通四杨坝及大有晋垦区（三余、余东一带），南至青龙港码头。该河的疏浚，为通海地区南北货物的交流打开了一条重要通道，至今青龙河仍是海门区境内的主要航道之一。当年，从上海回乡，有纤板船从青龙港开到四杨坝，我小时候就乘坐过。纤板船慢慢悠悠，让乘客很是过一把“从前慢”的特殊体验瘾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看到过四杨坝的繁忙。坝头港湾东侧，是储运仓库区、作业区，有员工食堂。坝头港湾西侧，沿着青龙河向南，有理发店、夏家小铺等多家店铺。过了一座小圆孔桥，就是我姨妈家所在的陈家园。

坝头上运输生意忙碌时，工人云集，抬杠棒的号子声此起彼伏。偶尔也有挑灯夜战的。解放初，这里尚未通电时，毛竹竿子上汽油灯高悬，成为一道夜以继日的另类风景。

有人聚集处就可能有买卖。经常有人在此摆地摊出售农副产品，瓜果蔬菜之类。表姐在这里卖菱角时，我就前去凑过热闹。

1960年秋，一场龙卷风突袭四杨坝，高大仓库屋顶被掀起，杂物满天飞。1970年6月，四甲船闸建成，曾经作为海门县内主要物资中转、集散地之一的四杨坝渐废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。日前我踏访四杨坝，看到坝头南侧原先开阔的港湾消失了，代之以一马平川。更有甚者，其上盖房若干。陈家园平房院落旧址，一独栋别墅新潮大气……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图景，犹如一幅幅浓墨重彩画卷，让我目不暇接。

从张謇兄弟在此开河筑坝至今，已逾百年，沧桑桑田。四杨坝东西两侧，原先的三桥渡、四桥渡，早已被大桥所替代，纤板船、汽油轮船也销声匿迹，渐行渐远。昔日繁忙的水路运输，如今被“四好农村路”所替代。四杨坝西侧比邻的通州区二甲镇，正筹办上海第三机场，如火如荼。历代江海先贤若泉下有知，当惊世界殊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抬屋

□程太和

江海风物

抬屋，就是将房屋整体抬起，从甲地搬到乙地。我曾数次目睹过抬屋的过程，觉得应该记述一下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在“农业学大寨”“一年大干，二年大变，三年普及大寨县”的群众运动中，苏中农村大搞田园方整化，土地成片，居住成线。多数农户都要从老庄子上搬到新住宅地，条件好的人家拆旧建新，条件差的人家就将旧房子整体搬抬走，俗称“抬屋”。抬屋是由村里（当时称“大队”）统一安排的。过去农村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的茅草房，传统的屋架是五架梁三架建，四周夯土筑墙，留出门和简易的窗户。搬迁抬屋时，只要去掉土墙（老土墙是很好的农家肥，队里以后会安排人

运到农田的），用粗壮的杂木、毛竹、铅丝、绳子等将房屋结构固定好，然后七八十人或百余人都可以将房屋抬起缓缓行走了。老住宅离新址有远有近，远的差不多一里多路，近的也有二三百米，抬屋经过的地方事先要填平沟坎，以便方便抬屋的人行走。记得那年我们生产队集中抬屋的时间是10月份，抬屋要经过的田地有一片棉花田，生产队就组织部分劳力先把棉田里的棉花秆拔了，小墒沟也填平了。抬屋时，被抬房子的山头处，房主要插上一根红旗，梁上要贴几张小红纸，旧俗说，这样沿途可以避邪。抬屋时，参加抬屋的人很多。那么多人抬着一栋房子在地里缓缓移动，一定有一个总指挥来协调动作，总指挥一般是木匠师傅。被抬房屋的主人家对于人工是不花钱的，所有参与抬屋的人均由生产队记工分。当然，被抬房屋的主人家为了表达谢意，会分

发一些糖块、香烟给抬屋的人。房子的地基是事先按照老房子地基的尺寸准备好了的，房子到了新址一落地，一小串鞭炮放一下就算落成。旧址搬新居，总共就是一顿饭的工夫。当然，随后生产队还要安排几个男劳力帮这家人打土墙。一般是两个人过来挖些熟土，两个人和泥。和好了泥，众人一起赤脚踩泥，不时还要翻动一下，把下面的泥翻到表层上来不断地踩踏，等到泥土踩踏得“很熟很熟”了，才算可以。准备工作完成后，便开始打土墙了。两人站在屋内，两人站在屋外，轮流用直齿锹（像钉耙齿攀直了的样子）把踩好了的泥垒起来，垒一层，拍打一遍，直到垒到屋檐为止。然后等到土墙风干了，再用直齿锹慢慢地将墙面铲光了。这样整个抬屋搬迁的工程就算完工了。

现在的房屋都是砖混或现浇混凝土结构，“抬屋”式的搬迁不可能再出现了。但记住那段历史，也是蛮有意思的。